

萬耀煌回憶錄 (八)

寧漢對峙共黨猖獗

長江上游情況緊張而謠言頻繁，連電夏師長速歸，夏師長於四月中奉唐總指揮批准於四月廿五日返抵宜昌。當時南京武漢已成對峙之局，蓋由於共產黨之作祟與汪精衛之野心使然也。

汪精衛回國之初在上海與蔣總司令晤面，蔣先生推重汪氏，發表聲明，所有政治財政外交軍政諸事，皆在汪領導之下，統一於中央，蔣先生僅統率各軍一致服從。惟汪於到滬之第三天，即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聯合發表宣言告兩黨同志後，說明共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之需要，中國需要建立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，最後勸告兩黨同志立即拋棄互相間的懷疑，事事協商進行，政見即不盡同，根本必須一致。

因汪精衛返國，蔣先生之聲明，黨內同志以爲從此可以減少糾紛，故標語爲「歡迎汪精衛，擁護蔣介石」，但汪精衛抵達漢口，發表談話及通電，竟詆毀勞苦功高的蔣先生，不贊成蔣先生在南京上海的反共措施。

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全體會議，吳敬恆提出檢舉，遂決定清除共黨，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各級黨部清黨。中央執監委員會決定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，十八日正式成立，由蔡元培授印，南京宣言，揭露驅逐共產份子，實行三民主義，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。

汪精衛在軍事方面，有唐生智、張發奎、鄧演達、王均等擁護，程潛、魯滌平亦一致擁汪，故湘、鄂、贛表面上已爲汪完全掌握。政治上有一顧孟餘、陳公博諸謀臣策士。黨有徐謙、鄧演達等投靠。聞馮玉祥與汪關係頗深，可以爲援，又有國際共產黨鮑羅廷的支持，國內共產黨的擁戴，以故汪精衛意氣自豪，得意忘形，作了共產黨的俘虜工具而不自知。湖南共產黨在唐生智掩護下，異常猖獗，黨部工會利用審判土豪劣紳條例內，有緊急時不經審判，由民衆逕行處理之條文，發動羣衆暴徒流氓地痞大肆殺戮，日斃富紳數十人，藏書家葉德輝亦遭槍殺，湘省如此，鄂贛兩省各縣市各鄉，全都在恐怖氣氛中苟且偷生。因此英日各國爲保僑保權計，軍艦雲集，巡弋示威。

其他各地，山西閻錫山稱晉綏聯軍總司令，宣佈信服三民主義。奉軍在北京搜查蘇俄使館，捕獲共黨李大釗搜出重要文件甚多。河南靳雲鶴反攻許昌失敗，連電請援，軍委會已令第四軍第十一軍第卅軍第六軍向駐馬店集中。軍事委員會特任蔣先生爲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唐生智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。

前蕭耀南督鄂時，想培植軍事人才，有所不敢，但命鄒燮斌（蕭之上校參謀）辦一所無線電教育班，招收中學畢業優秀學生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本師到鄂駐防宜昌，我即將之編併入軍官研究所，繼續訓練，受訓學員成績極好。

南京軍委會決定援鄂之各軍均屬第四集團軍，此時第四軍張發奎第十一軍陳銘樞正離漢赴寧，留蔡廷楷、蔣光鼐兩師長負責，第卅六軍劉興已率部赴豫，其他如何鍵、周爛各軍或在鄂或在湘，尙未行動。

鄂軍反共東下武漢

夏斗寅師長返部，據有唐總指揮命令，將本師編爲兩旅制，由我擔任第一旅旅長，張森爲第二旅旅長，張旅長要求以二、三、五三個團編爲第二旅，我旅即以一、四、六三個團編成，因一、四兩團均在沙市，故往沙市成立旅部。

胞兄玉琥十幾年來在北京政府國務院銓敍局任職，以北京混亂，政府幾個月不發薪，官吏都成災官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他即棄職南歸，居漢口已有四五個月，武漢爲共黨把持，人人恐怖，感覺北方固然應受天然淘汰，南方武漢政治這樣下去，百姓何能生存，適夏師長來宜，乃約之任師部參議，軍事不問，對政治社會有關問題，大有貢獻。

前蕭耀南督鄂時，想培植軍事人才，有所不敢，但命鄒燮斌（蕭之上校參謀）辦一所無線電教育班，招收中學畢業優秀學生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本師到鄂駐防宜昌，我即將之編併入軍官研究所，繼續訓練，受訓學員成績極好。

當時武漢的中央黨部爲共產黨把持，湘鄂贛三省各省縣黨部工會農會，尤其是漢口總工會，都是共黨所操縱指使，陰謀打擊國民黨顛覆國民政府，奪取政權。故凡屬本黨忠實同志，無不加以反革命不革命之帽子，使其不能自存，或遭拘禁，或遭屠殺，因此被害者不知凡幾。忠良百姓，工商業者或以資本家地主清算沒收，或以土豪劣紳屠殺，共黨所至恐怖隨之。

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藉共黨擁護，竊取政權，但投機取巧反復無常，不能有所作爲。

軍委會唐生智、鄧演達、徐謙輩都是在替共黨打天下，爲共黨取政權。

除第四集團軍，各軍（老四軍、老八軍）在平漢路與奉軍作戰，魯滬平、程潛、王均的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控置於贛皖地區，用意不明。本師在寧漢對峙，汪精衛挾共黨以自重，共黨猖獗期間在鄂西佈防，賴全體官兵同心同德，有幸做到了保衛地方愛護人民，忠黨愛國不使共匪逞其奸計。

但武漢的「中央黨部」「國民政府」各方面，對本師則非常嫉恨。其原因係：(1)本師駐防鄂西各縣市，對於黨部工會農會非法行爲多加制裁，(2)宜昌工會擅捕貴州師長吳勉安（保定同學）、周西成代表劉民彝、劉存厚之弟劉鑑乾以及許多重要人物，均經本師強令釋放，(3)本師不准張貼反動標語，不准喊反動口號。

因此武漢方面蓄意造謠中傷本師。「有不革命的獨立十四師」，「打倒不革命的夏斗寅」等口號，並且準備扣留夏師長。其對本師必欲除之而後快。

天幸我們所信賴的南京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已採取了明快的措施。

(一)中央監察委員檢舉共產黨，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清除共產分子，以拯救國民黨。

(二)國民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恢復政權。

(三)蔣總司令在南京主持軍事，通令遵照中央指示實行清黨，恢復軍權。

我們的黨是中國國民黨，我們的信仰是三民主義。獨立第十四師是蔣總司令的命令編成的，我們是軍人，應該服從國民革命軍的蔣總司令。

我們革命目的在救國救民，今日國未救民已受害無窮，今天要救國先要救民，我們在湖北，首先要救湖北人。

基於南京黨政軍方面重大而明快的措施，於是我提出我的結論要求我部官兵一致遵行。

我說：「我們應遵照南京中央之命及蔣總司令之意旨，清除共黨，武漢政府黨部都已爲共黨控制，要反共先要清除武漢政府及在武漢的共產黨」。

我的意見受到夏師長的重視，更得全體官兵的一致贊同，於是我在再詳細分析武漢敵我形勢以及狀況判斷，我更提出今後行動的原則與行動方案。

1. 我們的原則：

(1)我們的目的是反共，作戰的對象爲武漢的黨政工會所有的共產黨，只要共黨肅清，我們的黨和政府自然統一。

(2)老的第八軍是我們多年的戰友，他們的性格與我們一樣，只因唐生智受共產黨包圍，接受他們的擁護，爲的是他個人的領袖慾，第八軍的官兵對於我們主張反共，必然同意，所以我們無論任何地方，盡量避免與第八軍衝突。

(3)我們是孤軍，在對方強大的軍事環境中，想一舉清除武漢政府，當然先要佔領武漢，但力量有限，如果勉強去做，必將遭致失敗，甚或全軍覆沒，所以應儘力避免。同時不願意影響北伐行動，但如我們因此而促成本黨在武漢黨政界的同志，起來清共，則必須直接予武漢以極大的威脅，他們才能乘時發動清共，同時引起意

因此，我大聲疾呼：「突破重圍，赴長江下游，接受蔣總司令的指揮，努力達成反共而又完成北伐的目的」。

當時我提出三個方案：

(1)乘輪東下在白沙州登陸，襲擊武昌而佔領之，再與駐漢陽的友軍（第八、第十五、第卅五軍）聯合反共。

(2)在嘉魚登陸佔領蒲圻威脅武昌，引起友軍響應。

(3)在城陵磯强行登陸佔領岳陽，號召湘鄂兩省軍隊，共同反共。

經過官兵們大家討論的結果認爲第一案，以少擊衆，有被殲滅之危險，第三案我們所用之輪船不能作強行登陸之用。故決定第二案，「在嘉魚登陸，佔領蒲圻，截斷湘鄂鐵路，構成有利形勢壓迫武昌，號召友軍響應，搖動武漢政府，向機清黨」。根據第二案着手準備，第一、緊急佈置防務準備應戰。第二、準備船隻祕密分配。第三、向武漢政府，提供假報告：我第三團在龍泉驛擊敗敵軍某部，第二團在董市擊敗敵軍某部現正集結兵力於某地，俟準備完成，立即反攻宜昌。並安排在未離沙市之前，每隔一二小時發一次電報，有勝有敗，勝多敗少，最後發一捷報，然後將所有各路電線截斷，至少要作三天修理的破壞程度。

此時天氣漸熱，我們的任務是艱鉅的，廿四小時都要準備作戰，要克服一切困難，所以官兵除了攜帶彈藥糧秣外，夏季不用的被服行李裝具一概不要。海天萬里任我所之，處處都是前方，更無所謂後方。我以副師長身份分赴各營各連講話，只在激勵士氣，一時尚不能說出目的，所以講話需要一點技巧，但尙能使官兵奮發起來。

本師行動方案既經決定，爲保密計，仍禁止船隻上下通行，適有法國軍艦護送一法輪上駛，迫令停駛，不聽，發砲三發警告後始停，派人告

知暫停候命行動，船內一切我們決不侵犯，法船長違約停泊。當晚十二時各部隊陸續到齊，余分別講話並分配船隻，作下列之規定與準備。

- (1) 明晚六時開始上船，十二時以前完畢。
- (2) 在開船前儘量保守機密。

(3) 上船之後，敵人未來前，沙市已成真空，防土匪地痞乘機劫掠，命地方團隊全體出動，以資防範。

(4) 黨部工會工作同志雖有共黨操縱，其中國民黨員仍佔多數，決不可讓××俘虜而犧牲，祕密準備民船，等我們開始上船後乘船離開沙市，由後湖襄河回漢。

(5) 我們通過城陵磯，必須使駐軍不妨礙我軍行動。查岳州城陵磯駐軍，都是周磬的部隊。我們假唐總指揮電報，命本師集中武漢，乘車北上至信陽參加北伐，事前先派工兵營乘專輪到城陵磯送達通報。

(6) 川江輪船馬力甚大，每艘應拖大木船數艘，每營需要船隻及各項技術問題，限明日午前一律完成。

六月十三日是我們反共行動開始的一天，按計劃先發出捷報，電報發出後立即破壞所有電信，另將討共通電之「元電」，送交電報局，蓋明知其無法發出，但我們到達目的地後，電信業已修復，自會發出，不然到嘉魚浦圻再發一次。一切都照預定計劃進行，工兵營午前十一時開船，陸上各路電線早已破壞，沿江線路亦予破壞，各部隊午後六時起上船。我於開船前巡視街市，人民安靜如常，地方團隊也很鎮靜執行職務，師部乘福川輪，我乘亞東輪，均依序列旌旗蔽江而下，於通過城陵磯到嘉魚時，適逢漲水，大輪直接靠岸非常方便，乃派第一團迅速登陸佔領方家鋪，掩護主力登陸並對牌洲方面警戒。

- (1) 登陸嘉魚重發反共通電之「元電」，並計劃爾後行動。

本師擬佔領蒲圻汀泗橋後，以一部對岳州警戒，以第一團向武昌挺進，以第五團策應，佔領紙坊，威脅武昌。主力控制汀泗橋附近，另派一部佔領崇陽通山，準備補給，調查赴鄂東路線。當晚佔領蒲圻汀泗橋咸寧，再發「元電」。

共黨驅使兒童當炮灰

由於本師之反共以及行動之迅速出奇，武漢爲之震動，武漢政府已派大軍在紙坊星夜佈防，我蕭勳營已在土地堂以南地區與之接觸，即命令佔領陣地，掩護主力展開攻擊，此時以第一、四兩團爲第一線，第五團爲預備隊，派一部對金牛方面警戒。於十九日拂曉開始攻擊，最初進展不

太大，八時以後戰況漸漸激烈，我所用的彈藥機槍迫擊砲都是武漢軍委會送給××的，新砲四門進入陣地後，威力頗強，至十二時已接近敵陣地，敵方喊叫連天，槍彈亂發，我官兵則沉着前進，余躍龍營長率兩個連突入敵陣，全線發起衝鋒，晚七時將陣地佔領，發現陣地內遺下傷亡者，多是青年男女學生兒童，共黨滅絕人性，如何驅使兒童上戰場，真是傷天害理。第一、四兩團各派一部猛追，主力迅速整理繼續前進，不使敵有喘息餘地，預計拂曉前佔領紙坊。我追擊隊進至烏龍橋，即與敵後續部隊接觸，敵已在紙坊佔領陣地，兵力似有一師。又聞金口，金牛方面均有敵踪，似此態勢，我有三面受敵之虞。岳州情形尚不得而知，我能戰的部隊尚有第二、三兩團，對岳州方面不能完全不顧，第五團已到土地堂，如今前來增援，則可以一戰，但成功希望不大，且有被包圍殲滅之危險，考慮再三不能在烏龍橋停留，土地堂一仗，總算是「博浪一錐」，使人民知道已有軍隊反共，尤其是鄂軍反共，對轉變人民，振奮國民黨的正氣大有幫助。因此目的已達到

化利誘也。繼之，葉挺連續來電威脅勸告。我們有胆孤軍威脅武漢，就有胆幹到底，威脅利誘分化這些詭計都是妄想。葉挺部隊在咸寧蒲圻嘉魚一帶，他自己也是三面受敵，即是對長江上游，

五團在土地堂佔領陣地，掩護全師撤退，仍以營及熊營用火力對敵猛攻，掩護主力撤退，此時敵猛攻第五團陣地，被我猛烈射擊，敵軍出乎意外，敵死傷枕籍，一時戰況激烈，官兵奮勇異常，不顧撤退，雙方堅持甚至以白刃相對，爲北伐以來最激烈而未有之戰鬥。我軍士氣高昂堅持至午後六時，始下令準備撤退，七時半分開始行動。敵受我猛攻及猛烈砲火轟擊，於這次衝鋒後銳氣已衰，似在等待後援，我於撤退前又發起一陣猛攻，隨後迅速脫離陣地，到山坡已午夜十一時，因早將傷患先行運走，不遺一卒，敵可說是全師而退，當晚趕到汀泗橋，此十六年五月廿日事也。

我們到達崇陽之日，崇陽電報局傳出，正是湖南長沙反共之時。本師在此暫時整理待機，預定作十天或半個月的停留，鄖南地區，山地崎嶇，我們事先採取妥當路線，立刻東行，無所畏懼，長沙既已反共，足見吾道不孤，我們的反共號聲在軍事上已達成了預期效果，在政治上也獲得了絕大的成功。

到嘉魚的第二天，師政治部主任包惠僧率同政治部乘快利輪到嘉魚，爲夏師長扣押，將武漢軍委會的代表任劍芳槍斃，惠僧向我求救，我與師長通電話說：反共是整體的，全面的，並不專對某一人，且惠僧在本師確係爲國民黨工作，他對宜沙工會抑制甚力，曾遭共黨察看處分，殺任劍若已是過份，何必再對惠僧不利。夏師長遂下令釋放，令包惠僧返漢。

武漢軍事委員會明令免除夏斗寅師長職務，以我爲第四混成旅旅長，張森爲第五混成旅旅長，電報到後，大家一笑，置之不理，蓋知其意在分化利誘也。繼之，葉挺連續來電威脅勸告。我們有胆孤軍威脅武漢，就有胆幹到底，威脅利誘分化這些詭計都是妄想。葉挺部隊在咸寧蒲圻嘉魚一帶，他自己也是三面受敵，即是對長江上游，

中
外
雜
誌
(八) 錄憶同耀萬
對湖南、對本師，他焉有力量侵犯崇陽，如來必爲我殲滅。

周磐派參謀楊少樸來聯絡，對我表同情，意甚誠懇，謂湘軍怨恨共黨已極，因唐總指揮對部下控制甚嚴，曾指示全力援助共黨，共黨人民恨之入骨，軍隊敢怒不敢言，一聞我軍佔領浦圻，宣言反共，各軍異常興奮，因此許克祥團長剿共，各地均起而響應，亦可說湘省一致爲我聲援，因本師在長沙駐紮甚久，與湖南人感情甚爲融洽也。當初我們的原則決不多樹敵人，規定遇湘軍即退避，目的在攻略武昌，引起共鳴。土地堂一戰殲滅甚多，以敵方生力軍到達，判斷或許是湘軍，故立退向崇陽，企圖威脅武漢與避免與湘軍發生正面衝突。當時湘軍態度已明朗，湖南朋友起而反共，我們的勢力更爲雄厚，或可促進唐總指揮的覺悟，只要他表明反共，一舉手一投足，甚而一言就可恢復黨權與國民政府的威信。我談話時劉參謀秉初在坐，會談後經師長核可即派劉隨楊參謀赴岳州報聘。

聶世馨、朱明善兩位保定同學由漢口來，攜有譚延闔、何鍵、李品仙、葉琪、龔浩、孔庚諸人手翰；要我們遵照命令就旅長職，開赴豫南作戰，對夏師長則極力安慰，將在中樞優予位置。又有許多朋友轉口信轉告我們說：「你們是孤軍反抗中央（指武漢），而中央最有力的人就是唐生智，唐是聯共政策的執行人，因此你們無異是反唐，且唐指揮的部隊任何一軍一師的力量都比你們強，你們已在整個包圍之中，已是絕境，只有服從中央（指武漢親共政權）才是唯一的生路。」我們在開始反共時已深思熟慮，我們處處是活路，處處是生機，因爲反共旗幟鮮明，人民擁護，社會支持，軍隊同情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海闊天空，路路可走，所以當時即謝絕了聶朱的說詞，不過張旅長（張森字木葵）微有猶豫，張性

格重功利而保守，宜於處常不宜於處變。
武漢各黨部總工會，所有工會農會政治部，因本師反共襲擊武昌，故大肆惡意宣傳，一時開會，發宣言，貼標語，呼口號，報紙渲染，如癲如狂，無晝無夜，夏師長成爲共黨心目中罪大惡極的叛徒，「反動」、「反革命」等所有壞名詞都加在他一人頭上。另一方面，一般羣衆心理，夏斗寅則成爲英雄豪傑傳奇人物，衆望所歸，所共黨愈宣傳，愈對我們有利，影響範圍愈大，我們已不是孤軍奮鬥了。

政治上的成功也愈大，再加上許克祥的反共，我們已不是孤軍奮鬥了。

夏師長與我通電反共

夏斗寅師長召集會議，對武漢政權免他職務及發表我和張森任混成旅長，頗不快意，言詞之間甚不自然，與張森在語言上微有衝突。我即席發言：「這次反共是我們大家的決心，不是師長一人的決心，我們的行動是全體一致的行動，也是順天應人救黨救國救民之舉，不要以爲力量微弱就妄自菲薄，我們只聽聽看，因我們的反共而所得的反應，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功，這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，我們應引爲自慰，至武漢政府的命令，只可當作笑話，千萬不必介意，如果我們接受了，我們何必反共呢？我們既決心反共，就反到底，共黨不滅，永不罷休。今天他們任命我爲旅長，乃是分化運動，開始破壞我們，豈能受他欺騙，我們今日處境在政治方面前途光明，在軍事方面正入困境，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，我相信我們的信念一定可以很順利的達到我們的目的。」

我又分析當時的局勢如下：

(一) 北方的奉軍南下，與北伐軍第四、第八軍正在豫省激戰，我們因不願影響北伐，所以不肯傾全力襲擊武昌，否則孤注一擲，以六團之衆，未嘗不可佔領武昌。

(二) 某某軍不勞而佔宜沙，又知我正攻武昌，他必迅速出沙洋下仙桃鎮，威脅武漢，試問武漢能不調大軍去阻止某某嗎？棄挺爲何不來，他有能力嗎？他敢來嗎？

(三) 某某的行動是受吳佩孚的指揮，我們是接受蔣總司令的意旨作清黨運動，各不相謀，但武漢的看法，必以爲我與某合作，某與張聯陞聯合東下，勢如高屋建瓴，他們要自救，此時已無力對我用兵，我們只有虛與委蛇。

(四) 第二、六兩軍已由江西西上，屆時必擊破某某，我們不宜在此久留，應迅速東行，此事應立刻決定，並且還要極機密行事。

(五) 又據聶世馨、朱明善之消息，五月間劉興已會同斬雲鵬向鄖城灤河奉軍攻擊，張發奎向蔡攻擊，唐生智親在豫南督戰，並聞已於五月廿日克復灤河。馮玉祥已出潼關，不久可佔洛陽，與北伐軍會師鄭州。

根據以上情況分析判斷，本師行動絕可安全，但須迅速，否則北方戰事一經結束，唐必調大軍回武漢，那時本師就將陷於困境，必須當機立斷。夏師長召集的會議，經我分析報告局後，大家熱烈討論反共通電要旨，我們的通電，措詞，命意，大家討論很久，我們是次舉兵，對武漢「中央黨部」與「國民政府」，是否爲主要目標？汪精衛雖然領袖慾作祟，想利用共黨，究竟是追隨總理的老革命黨，譚組安老成持重，共黨竟想利用汪譚作傀儡，汪有野心，譚穩健，唐生智與我們在湘有歷史關係，他又在前方指揮作戰，我們對汪、譚、唐都不能明白反對，因此討論結論將反對目標減小，僅以湖北省黨部與省政府爲對象，聲罪致討，大家同意，由李起治草擬電稿，即元電是也，原文如下：

「慨自北伐軍興，不數月而武漢底定，推原其故，雖在我將士之一致效命，亦是

長江流域，漸次肅清，成功之速，罕有其儕。」

推原其故，雖在我將士之一致效命，亦是

我民衆之擁護維殷；故得以合作之精神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而民衆之所以如此擁護者，蓋久受軍閥淫威之摧殘，帝國經濟之壓迫；而希冀我北伐軍爲之謀解放，求平等。而我北伐軍之昭示於民衆者，亦是曰爲民衆謀解放，爲國家爭平等而已。不料軍事日益發展，而共產黨徒乘機竊發，盤據要津，藉口總理容共，而喧賓奪主，以暴民政治擾亂兩湖。夏斗寅等以耳目所及，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：

吾鄂久處軍閥鐵蹄之下，民衆憔悴於虐政者已非一日；望治之殷，百倍於他省。當局者苟措置有方，因勢利導，飢而食之，渴而飲之，收效之速，將如響斯應。而共產黨徒董必武、徐謙、鄧演達、詹大悲、張國恩、李漢俊等，一般宵小之徒，把持政柄，操縱時機；以法律賦予威權，爲私人報怨報恩之工具，不悉官吏爲何物，政治爲何事；謬托邪說，貪黷敗常；舉凡軍閥所不敢爲之指制輿論，搃然爲之。繼奸儉橫行市場以害傷，教流瘠擾亂閭閻以病民，誅鉗非種，強姦民意，變本加厲，無所不用其極！而猶文其奸於人曰：「提高黨權，一切權力屬於黨！」

所謂提高黨權者，不過提高若輩宵小之權。所謂權力屬於黨者，亦是以所有權力屬之若輩宵小之手。路人側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故數月間，商嘆於市，農怨於野，百業蕭條，遊民日衆，四境騷動，惶惶然如不可終日。本謀解放，反加之以痛苦，本求平等，反益之以不平，此誠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變，而爲北伐軍始願所不及也。夫一省大也，省政府大事也，秉省政平治一省，談何容易？